

譯序

要不要回去上班？菁英媽媽重返職場的成功與失落

許雅淑（本書譯者）

「上班或不上班，這是一個問題？」

前幾年，在政壇表現一直很傑出亮眼的文化部長鄭麗君，突然發表聲明宣布不續任，理由是希望能在孩子上小學前專心陪伴他一段時間，以盡為人父母的責任。談起為人母的心境，她感慨地說：「身為母親，眼看孩子一天天長大，心裡的掙扎與日俱增，對於自己無法送他上下課，沒能幫他做晚餐，沒能在他成長關鍵期多陪伴，心裡總是感到遺憾。」

相信這不只是她的遺憾，也是很多職業婦女的心聲。職場和家庭常常讓女性進退兩難，選擇投入職場可能會錯失小孩成長的時光；選擇回到家庭照顧下一代，似乎就要犧牲自己在職場功成名就的機會。上班或不上班，成為當代菁英媽媽的兩難。

這是職業婦女普遍都會遭遇的課題，面對家庭和工作的撕裂，我們都像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躊躇不前、搖擺不定。每一個選擇都是犧牲，每一步的去留都是遺憾。母親們的生命軌

跡不能只用社會統計的數據來衡量，她們的犧牲也不能只用傳統性別分工一筆勾銷，我們要知道這些女性的每一個決定，絕對不只影響自己的生命，還攸關著一個個家庭的完整和我們下一代的人生。我們不能把這麼殘酷兩難的困境丟給這些女性各自獨力去承擔。這是作者寫作這本書的初衷，也是吸引我們介紹此書到中文世界的主要理由。

從離開職場到重返職場

本書是兩位社會學家對於菁英女性的追蹤研究，她們訪談十年前離開職場的菁英媽媽，在這十年間過得如何？她們的家庭幸福美滿嗎？放棄工作返家相夫教子的日子，真的是她們心之所向嗎？還有最重要的，當初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如今回頭來看是否值得？是否有過後悔？這一段心路歷程，策略上的迂迴轉折，最終呈現的是一幅什麼樣的整體圖像？

這場橫跨十年的追尋，必須從作者的第一本書談起。作者於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菁英媽媽想辭職？婦女辭職返回家庭的真正原因》(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探討了菁英階級的女性為何「選擇」離開職場返回家庭？記者麗莎·貝爾金(Lisa Belkin)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針對菁英婦女「選擇離開職場的浪潮」(opt-out revolution)，做了一篇報導，當時研究指出，從頂尖名校畢業的女性選擇退出職場的比例高於一般學校畢業的女性，

但令人不解的是，這群女性的優秀條件理應更有利於在職場大放異彩，為何她們選擇放棄職涯，這背後有什麼難以道出的苦衷嗎？貝爾金認為此現象反映的是新傳統主義的興起，女性是因為偏好而不是出於無奈而選擇回歸家庭。這種說法也進一步影響了大眾媒體的論點，但本書作者認為這個女性自主選擇的神話，其實經不起實證研究的檢驗，許多女性實則「被迫」而非自主選擇辭職回家（總不可能是先生辭職吧!?)。

作者提出女性菁英之所以會選擇離開職場，是因為菁英職業的職場結構強度和生態環境都不利於女性發展，高工時的職場文化以及同為菁英階級的丈夫基本上並不能分擔家務；這兩個因素加起來產生了高強度壓力的兩端束縛，使得女性無法兼顧工作和養育子女。退出職場、返回家庭於是成了菁英女性解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方式。

《菁英媽媽想上班》(Op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 When Mothers Go Back to Work) 延續第一本書的議題，作者找回第一本書的研究對象，隨著同一群女性的生命發展軌跡，走過她們三十、四十到五十年華，看她們經歷職場高峰、成家生子到重返職場。作者藉由漫長的觀察與研究，瞭解這些女性選擇離開職場以及如何重新返回職場的真實樣貌。

作者發現，幾乎所有受訪女性都想要回到職場，這些動力也證明了第一本書的論點，這些菁英媽媽並非因為個人偏好或傳統家庭價值的興起而選擇退出職場，一旦卸下家庭照顧的壓力，她們還是想要去上班。

然而，她們也發現這些女性並沒有後悔離開職場，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離職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為她們得以陪伴孩子成長，得以參與孩子學校與生活的大小事。可是當孩子漸漸長大，這些菁英媽媽想要重返職場時，並沒有一路順遂，雖然她們相較於其他階級的女性擁有更多的資源（特權），但如今要重返過去的職場也是回不去的夢想了。作者感嘆地說：「她們重返職場的成就與她們原先有可能達到的成就，呈現了鮮明的對比，而她們重返職場的漫漫長路，則提醒著大家她們失去的歲月與才華。」

菁英階級反而加劇性別不平等

這本書裡提到了很多菁英媽媽重返職場的考量與選擇、條件與限制，同為媽媽的我，讀起來真是五味雜陳。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捫心自問，如果我有選擇退出職場的自由，我要完全徹底地回到家庭嗎？階級和文化上的差異，讓我在閱讀本書時一直浮現許多疑惑，進而思考其中的異同。

首先，這本書探討的是中上階級的議題，其他階級的女性即使蠟燭兩頭燒到快成灰燼，依舊沒有退出職場的選擇與自由。本書作者也提到，從歷史上來看，美國非白人女性一直不像那些有特權的白人女性擁有同樣的經濟機會，得以成為百分之百的家庭主婦。然而，作者選擇中上階級

的女性做為分析對象是因為這些菁英媽媽是最有機會、最有條件在職場上成功、弭平性別差距造成的成就落差，但她們卻選擇回到家庭，反而加劇並擴大整體的性別不平等。或許，其他階級的女性沒有選擇上班與否的自由，但她們如何面對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兩難，也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其次，書中提到特權者的矛盾：高成就女性的性別利益，包括專業成就、性別平等主義與經濟自主，違背了她們的階級利益，因為她們所處的階級認為全職照顧是家庭之內階級傳承與地位維持非常重要的手段。女性應該在背後支持丈夫的工作，並且當個主動積極的母親，處理家中各種迫在眉梢的事務，確保家人可以在經濟不穩定與地位岌岌可危的年代保有地位。無論這些女性有沒有意識到這種特權者的矛盾對自己的作用，當她們進入家庭之後，維持家庭的地位與階級會悄悄成為她們生活的主要目標和重心。

相較於西方國家的菁英媽媽，台灣的全職菁英媽媽在單一制式的教育環境中，可能比較難有發揮使力的空間，在文憑主義的壓力下，很多教育的責任還是外包給坊間的補習班和家教老師。另外，維持家庭地位和階級這份重責大任，可能會造成在教養下一代時很大的心理壓力，無論是對媽媽或小孩都是如此。為了家庭離開職場、專心奉獻教養下一代，最後可能導致將自己的成就建築在小孩的表現高低，進而產生各式各樣的教養問題，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裡頭描述的那些令人心痛的家庭悲劇。

留在家裡或待在職場都應該受到肯定

當我們思考這些菁英媽媽要不要回到職場，或能不能回到職場時，我們忘記了當初那些讓她們離開的理由。如果職場的生態仍舊這麼糟糕、如果家務仍然無法兩性平等分工，那麼再多的社會政策或宣傳口號也只是空話。或許我們可以想一想，有沒有可能改變職場環境，降低職場上的高密度工時、高競爭壓力。創造對家庭友善的勞動條件與環境，不只可以鬆綁職場女性的兩難，也可以鼓勵男性投入家庭，讓男女在職場上都有同等的發展機會。

本書翻譯完稿時，恰恰是「蕾神」（鄉民對李靚蕾的敬稱）貼出公開信棒打偶像明星的沸騰時刻。在那篇被奉為女性覺醒的長文中，涉及了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兩難，讓我們看到女性不只要面對社會價值觀對媽媽這個身分的壓迫，同時也被期待當一個「體諒丈夫」的妻子。蕾神在信中
提到：

無論是過去或是現代的女性，選擇為家庭全心付出當家庭主婦，雖然實質上是屬於「無酬」的工作。但，這只是家庭成員角色的分配，也是家中重要的支撐，甚至是一個全年無休，二十四小時多重角色。

這種家庭成員的角色分配早就已經內化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而「無酬」更被視為天經地義。即使我們看到了社會在政策上的演進，但是觀念變化卻遠遠跟不上時代的進步，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灣社會，我們都看到一個個菁英女性在家庭與工作的衝突下，「自願選擇」離開職場，整個社會雖然流露著惋惜，卻又只能默默承擔著共同的無奈。

資本主義的競爭讓體制下的所有人都很焦慮，從職場、學校到家庭，競爭無所不在，工作代表的不仅是收入還有個人的成就，家庭內的成就更是隱晦、不容易被看見。這些菁英媽媽從小到大都很優秀，先從名校畢業、再成為職場上的強者，最後進入家庭，彷彿一個亮眼明星的墜落，失去了舞台與掌聲。因此在她們的家庭負擔舒緩時，她們都想要重新回到職場，想被看見、想被肯定，但重返之路卻非常殘酷。或許，真正的自由不是讓菁英媽媽或任何媽媽可以選擇重返職場，而是讓她們即便是選擇留在家庭也可以被社會肯定、也可以安好自在。